

[美国] 萧逸 著

金鵝三傳



華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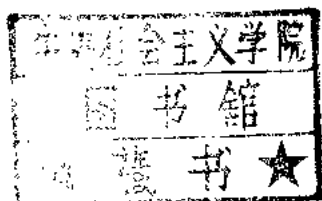
84659



200411713

金 鸡 三 啼

(美) 萧 逸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64 号

主 编:吴修书 刘万朗

责任编辑:徐 贲

封面设计:胡劭长 姜保玲

版式设计:陈赓灿

金 鸡 三 啼

(美)萧逸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157 千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ISBN7-5075-0196-5/I·93 定价:4.40元

DK97/117

内 容 简 介

权倾朝廷的内阁都督马步云，为加害楚王朱华奎的爱妾和获取稀世珍宝“珍珠长帔”，带着贴身保镖仗势来到楚王官邸。岂知藏龙卧虎的王府中，既有一心为父报仇雪恨的忠良之后，又有立志为国除害的朝廷重臣，还有覬觎“珍珠长帔”的江湖黑道……在朱华奎令人将能防止一切邪恶侵害和兵刃不犯的“珍珠长帔”送交马氏之时，人们一下撕去了各种伪装，为着各自的目标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斗。在这场血雨腥风的厮杀中，令人切齿的大奸臣马步云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金鸡三啼》是萧逸先生的一部近作，此次结集出版时又作了修改。全书文字简洁明快，悬念丛生，读来令人欲罢不休。

目 录

奇货可居.....	(1)
“人肉”市场.....	(4)
高大爷.....	(7)
小王子.....	(10)
三姑娘.....	(14)
结 缘.....	(17)
小人不敬.....	(20)
花把式.....	(23)
赏心小苑.....	(26)
雪夜柔情.....	(30)
夜长梦多.....	(34)
惊 变.....	(37)
展翅飞鹰.....	(40)
小 孟.....	(43)
龙蛇之会.....	(46)
坤道人家.....	(49)
金风不动.....	(53)

拚命酒	(56)
醉里乾坤大	(59)
迷踪	(63)
天卫营	(66)
侬本佳人	(69)
素手丹青	(71)
忌辰	(75)
惊异	(78)
剑杰	(82)
情深意重	(86)
进身之阶	(89)
册封	(93)
年夜	(100)
三师兄	(103)
天宝旧事	(107)
飞贼	(111)
烫手山芋	(117)
拜年	(121)
冷箭	(124)
破晓时分	(128)
杯弓蛇影	(131)
庆功宴	(135)

一步险棋	(140)
“九翅金鸡”	(143)
金鸡三啼	(146)
杀人夜	(148)
玉斧罗刹	(151)
老狐狸	(155)
老 姜	(160)
金水桥	(164)
稀世之宝	(167)
宴开不夜	(171)
谜中谜	(175)
云龙三现	(179)
人心叵测	(183)
珍珠长帔	(186)
奇珍阁	(190)
玉女罗刹	(195)
刺 客	(198)
黄衣人来去	(202)
“三阴绝户手”	(206)
莫测王妃	(210)
妙手飞针	(213)
啼声未已	(218)

奇货可居

“行啦！”赵一贴一连往前赶了几步，来不及摘下帽子就蹿了起来：“买卖我给你谈成了，这一趟包你大发利市，大享艳福的，你说该怎么谢我吧！”

跺了跺脚，身上的雪像石灰面似的落了一地。

老头子正歪在炕几上抽烟，豹皮褥子拖着老长的一大截尾巴。一口烟没咽下去，呛住了，一个劲地直咳嗽，眼泪鼻涕流了一下巴，身边的那个花不溜秋的小媳妇，赶忙用手里帕子给他擦嘴，一面还给他拍拍打打，在心口上顺着气儿。

就这样折腾了老半天，老掌柜的才缓和下来。

“兄弟你还真行，老哥哥算是服了你了！”

抱着根旱烟袋杆子，老头子连连拱手，满脸的皱纹都乐开了：“这里先谢谢你啦！”

要说“卖相”，老掌柜的这副尊容可真不怎么样，大脑袋瓜、小眼睛，再加上个酒糟鼻子，尖下巴壳，也不知是怎么凑合来着，看着还真“碍眼”。

嘴里说着，老头子欠起身子来就要下炕，赵一贴按着他，说：“你家还是歪着吧，老哥哥！”

摘下了海龙皮帽子，脑门上那块大膏药黑亮黑亮的，不知是怎么回事，一年四季他头上膏药不断，“赵一贴”这个绰号便是自此而来。

“个龟孙子王八旦的，今天可真冷，连老护城河都冻上了！”

嘴里说着，慌不迭的伸着两只手在炭盆上烤火，一面就在

九儿边上坐了下来，小媳妇样的那个女人，赶忙递上来烟袋、热茶——

“赵爷，你喝茶……抽烟……”

声音就像小蚊子嗡嗡那样的娇细。

“哟——九奶奶，这可是劳驾啦！”

赵一贴那双贼眼，只是在九奶奶那双鼓膨膨的“大奶子”上面打转，张着个嘴，就差一点“哈喇子”没有淌下来。

老头子忽然哈哈地笑了。

“今天你就别去了，回头在我这里喝汤，我这里刚来了一批好货，只要你喜欢，保他妈日的，由着你先挑……”

哥儿两个像是一个味儿，一口浓重的本地湖北口音。这里人习惯把“吃饭”叫做“喝汤”，单数的“你”称作“你家”。

所谓的“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只是眼前这两个，还真是透着难缠。

外面刮着穿堂子北风，哨子样的呼啸来去，鹅毛大雪满天乱飞，老天爷像是故意跟穷人过不去，都快过年了，对于某些人来说，日子真不好挨……

那是什么声音？

——一阵阵打外面廊棚子传进来……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哭小叫……声音时高又低，混合着一天的风雪，多凄凉……

唉！这年头儿，干什么发财的都有，你还别见怪，倒是眼前这个买卖，透着新鲜。

人肉市场！

听说过没有？简单一句话——这叫“人贩子”。

那意思就是专门贩卖人口为生，听着怪刺耳的，干起来可是一本万利，且是“包赚不赔”。

酒酣耳热。

老掌柜的想是多喝了几盅，眼睛都红了。

“兄弟，你可说准了？王府的大管事准能来？”

“错不了！”赵一贴往嘴里狠塞了一块羊肉，“午时不来，未时准到，最少三十个，都要年轻的！”

“你放心，别说三十个，五十都有，都给你准备好了！”

说话的二掌柜，人称“二把头”，姓江名顺，号叫“铁头”，光葫芦头上有个老大的疙瘩，说是“练”出来的，给他撞一下可不是好玩的。

老掌柜的这才放心了，一大口喝了杯子里的酒，抓着赵一贴的胳膊，眼睛里直冒红光……

“兄弟你放心，老哥哥我说话算话，我们按人头给帐，一个人五两、三五十五，一百五十两银子，我是一个大子儿也少不了你的！”

往胸脯上拍了一巴掌：“保他妈日的，来，这是三十两的庄票，先收着，下面的一总算！”

票子由折着的袖子里拿出来。

打开来看看，本地武昌府“老盛庄”的票子，错不了，赵一贴收是收了起来，却又贼忒忒地笑了。

“老哥哥，不是说好了另外还有五十两的茶钱吗，你也许是忘了！”

“啊……”老掌柜的装模作样的挤着一双三角眼，忽然笑了：“啊……好的，……行……行……是有这么回事。少不了你的，回头一定给。”

歪过脸，看着他的老把弟江顺说：“小东门的曹老婆子别是给我们掉什么花招吧，保他妈日的，再不来提货，‘条子’都

瘦了，一掉肉狗都不要！”

把姑娘叫成“条子”，小子叫“肉号”也算是邪门儿。

曹老婆子在本地大名鼎鼎，专司姑娘买卖，俗称的“牙婆”便是，当然有她一手，不是个省油的灯。

铁头江顺眯着眼睛笑了：“谅她也不敢，她曹老婆子就算是个刺猬，咱们照样用铁手套拿她，放心吧老把头，不出一个时辰，她准能到……”

“嘿！”老头子这才算真的放心了，酒糟鼻子上直冒油，哈哈大笑了几声：“这么说，今年这一宝算是押上，保他妈日的，来！我们到后面瞧瞧去！”

“人 肉”市 场

虽说是四面都扎着棚，可也经不住这阵子穿廊疾风，给人的感觉简直就像是光着身子没穿衣裳似的针扎的那样疼。

地上钉着桩子，那些子人哪……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黑压压一大片，牲口似的，两个一“把”，十个一“串”，都用绳子穿着，一总用铁链子锁着。

男人一边，女人一边，当中用一扇席子隔着，四面铺着稻草，散着老棉花套被。那些子人，一个个蓬头垢面，鹑衣百结，只是坐着发呆。

四个小伙计，挑着一大桶热水，说要“净脸”啦！随即把人两个两个的带过来。

一个人脸上先浇上一勺热水，再由个小子用温布巾狠命地在脸上手上擦，像是给牲口褪毛那个样。

“对啦……”二把头江顺在一边嚷着说：“狠狠的擦，给扒

下一层皮来！太脏了，简直是猪！”

老掌柜的咳了一声，大声招呼着说：“大家都听好了，你们可是走运了，这里王府买奴，要年轻力壮的，自己收拾收拾，这可是你们出头的日子，想要过舒服日子，还是再找码头，找他妈日的，那可是全看你们的命了！”

这么一说，大家才明白了，“轰”的一下子俱都有了精神，不用招呼，自己先“搨饬”起来。

“怪可怜的！”赵一贴袖着两只手大发善心的道：“这一路上可也真够他们受的，我说老把头——就赏顿饱的吧！吃饱了看着精神！”

“这还用你说！”老掌柜说：“早预备下了！还能叫他们饿着！我说，来呀，开饭啦！”

外面早准备下了。

大窝窝头，用箩筐盛着，热腾腾的抬了进来，顿时兴起了一阵骚动，人声鼎沸，大呼小叫乱成一片。

可也难怪，过去三天了，才吃饱了一回，一听说管饱，那能不争先恐后。

“都别嚷嚷……”二把头大声吆喝说：“人人有份！”跟着他吩咐了身边人几句，就同着老掌柜的赵一贴转身步出。

不经意一抬头，哟！那边柱子上还“吊”着一个。

三个人都怔了一下。

“这又是怎么回事？”老掌柜的往前走几步，只管上上下下打量着。

“老爷子，是怎么回事！”

说话的黑脸汉子往前上了一步！哑着嗓子说：“这小子施横，不听话，仗着他年轻力气大，把老九都给打了，绳子都捆不住，只有吊起来狠打！”

一面说，他赶上一步，抓着那人的头发，仰起了他的脸来，大声说：“就是他，刚才还骂人咧，可厉害啦！老九吃他一胳膊肘子，撞的大口吐血！”

“啊——”老掌柜的不由为之一愣。

这可是新鲜，干这行子买卖，少说也有二十年了，瓜州取货，长江驶船，“肉号子”过手，没有一万也够八千。这种新鲜事还是第一次听见。

只说“肉号子”到手，比绵羊还驯服，有“寻死”的，还没听说“打人”的，这小子他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好大的胆子！

瞧瞧也透着稀罕。

这小子还真有股子狠劲儿，两只眼睛贼亮贼亮的，狼也似的狰狞，直盯着老掌柜的瞅着，眼皮子都不眨一下。

说也奇怪，大家伙一起受苦挨难，偏偏他就能“挺”着，脸上手上，只有鞭迹棍痕，却不肮脏，甚至于身上的一袭长衣，也还干净，并不破旧。一路上吃苦挨饿，人是瘦了，青皮寡肉，少见血色，头发胡子都是恣意猛长，一团乱草也似的四下纷争，对着他那样的眼神儿，瞧着还真有些吓人。

“小子，你叫什么名字？”

老掌柜的狠狠的向对方盯着：“活腻味了是不是？”

黑脸汉子冷笑搭腔道：“他就是不说，问也白问，只知道是姓孟，由南面过来的！”

二掌柜的江顺用手点着他的胸脯说：“你他娘好大的胆子，敢打伤我们的人，饿死你个龟孙子！”回头招呼说：“饿他三天，不给他东西吃，看他还厉害不厉害？”

黑脸汉子说：“就是这么来着，已经三天没给他东西吃了。”

江顺“哼”了一声，嘿嘿冷笑道：“那就应该乖些子了一——

你多大啦？”

一面说，他伸出指头来，就往姓孟的嘴皮子里面拨——

“这就跟挑牲口一样，知道吗，要看牙口！呵！好——嘴白牙……”回头一笑，问老掌柜的说：“货倒是好货！”

话还没说完，即为姓孟的一口唾沫吐在了脸上。

江顺骂一声：“王八蛋！”刚要一巴掌打过去，外面传话道：“王府里来人了！”

高 大 爷

真来人了！

人还不少，头里走的一个精瘦精瘦的高个头儿，头戴猢猻皮帽子，一身“落花流水”织锦缎子两开旗袍，罩着皮护甲，好大的派头。身后两列家丁，总有二三十个之多，

赵一贴“哟”了一声赶上去就行大礼——

“高大爷，您自己来了？这可是不敢当！”

大家伙这才知道，来人高庆鳞，正是当今武昌楚王府的总管事，在武昌地面上官私两活，大大有名，自是不敢怠慢，纷纷抢前见礼。

“老把头，不要客气，我久仰你了！”

高大爷拉着老掌柜的，没叫他行大礼，后者干笑着连连抱拳道：“你家客气，不敢当，不敢当，外头冷，请，请。”

总管事大声咳嗽着，啐了口响痰，说：“府里事忙，我不多耽搁啦，人都齐了没有？”

“都齐了！”江顺抱拳陪笑道：“你老还要亲自过眼？……”

“当然，当然！”高大爷说：“王爷新买了个园子，用的人多，

不只是要年轻，还得体面！”

“是是是……”老当家的连口应着：“你老上眼……不过……不瞒你老说，人头儿都是不卷，只是一路上舟车辛苦，水土不服，瘦些了……回头你老上眼，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我懂！”高大爷眯着一双长眼：“早先我去过瓜州一回，奉王爷之命，买了一票丫鬟，看着都是瘦里呱唧的，回去一顿饱饭一吃，又都活蹦乱跳像个人样了……”

“——这么说，你老还真是行家啦！”

老把头还真是打心里服了，连连拍手打揖。

高大爷竖起一只手，捂着半边嘴，怪神秘的样子，在老把头耳边上说——

“都是大家出身哪，见过市面的，主子问了斩，奴才就发卖，发配了……”

“是是……你老最清楚！”

“知道吧！”高大爷说：“要不人家怎么说‘宁要大家奴，不要小家女’呢！——一句话，他见过场面嘛！是不是？这点子人买回去不用调教，准行！”

说着说着——伙子人可就来到廊子口上，这里扎着临时的棚窝子，“肉号子”、“条子”都在里面拴着。

经过一番临时处理，小子们看上去，确是较前精神多了。

高大爷可也真不含糊，在几个人陪同下，倒是认真的一个个看，仔细的挑。

他还真行，不管这些“肉号子”有多瘦、多脏，在他“法眼”之下，都难掩其本来面目。

来回两趟走看——毕，高大爷驻脚中庭，伸手烤火，长脸上带着一抹子笑，样子讳莫如深。

老把头耐着性子在他身边耗着。

“这不是南宁王剿了家属，我看一多半都是他府里的人，这里有多少人？”

“老的不算，总有五十好几！”

二把头说：“五十二个！”接着说：“还有四十三个‘条子’！”

高大爷摇摇头：“丫头就不要了，我看这么吧，五十二个我全要了！”

“那可是好！”老把头连连打揖道：“你家可是行好了，屋里头请，请……”

高大爷咳嗽了一声，吩咐说：“都给松了绑吧，也不是牲口，还怕跑了？”

“是是……你老说的是！”老把头笑得眼睛都睁不开：“松开、松开……”

二把头招呼着传下活去，满棚皆欢。

王府来人装满了整车的棉衣，高大爷一声关照，十几个家丁来回搬运，就在席棚里换起衣裳。

在老把头、赵一贴、江顺三个人殷切陪同之下，高大爷这才转身步出——

却是又看见那个吊着的人了。

高大爷“噢”了一声，站住了身子。

“这可不像话！”高大爷说：“这里不是衙门，还私设刑堂？”

“哪里的话？”老掌柜的忙分辩说：“这小子施横，不听话，打伤了人，不能不吊起来！大爷既这么说，就把他松下来吧！”

二把头江顺连连摇手说：“施不得、施不得……松下来非闹事不可！”

一行人随即走了过去。

姓孟的那个小子，样子还是真狠，睁着两只眼，一点屈服的意思都没有。

“你叫什么名字？”高大爷伸出了手里的黄玉旱烟袋，揷拨着对方披散的头发。

“他姓孟——”二把头说：“刚才我查了一下，这小子是由沧州那边转手过来的，听说一路上闯祸、捣蛋，没人敢要，性子倔极了！”

老当家的说：“这号子人，不敢充数往府里送，我看，这里也留不住他，回头把他往衙门里一送完事，保他妈日的，还指望他能卖钱？”

“那可不一定！”

高大爷那一双眸子可是不空，光只是对方那一身架子骨，看着就非比寻常，一头乱发，又黑又密，再看看脸子，鼻直口方，一双眼睛尤其有光，虽是大手大脚，可不像是被人使唤的奴才相。

“你练过武吧？”

高大爷湛湛的目神，眨也不眨地向姓孟的盯着姓孟的“哼”了一声，偏过了头去。

二把头一愣说：“练没练过可没人知道，不过小子还真有劲，七八个人都按不住他……我看许是犯过杀人罪，干过强盗也不一定！”

高大爷徐徐的喷出了一口烟，微微笑了，样子够“玄”。

“你们也别把他往衙门送了，银子加倍给！这个人我要了！”

小 王 子

买卖成交，几十口子人，都带回了王府。